

余育婷◎著

像的系譜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想

驚蜀綠乳西土貢 離玄丹竇南州來

此瓜儻間出品常 地不愛寶呈奇材

萬曆年中過船使 桶底緘藤什襲至

何處得此域珍 蔓延瓜作中邦初

熟未卵盈郊園 田夫只解薯稱番

豈知糠糲資甲貨 汾山可廢躡鴟躡

聖朝務本重耕籍 地生茂物補饒瘠

不須更考王禎書 對此豐年慶三白

想像的系譜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余育婷◎著

稻鄉出版社出版

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 余育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板橋區：稻鄉，民 101. 11

面：21 公分

ISBN：978-986-6078-22-4（平裝）

1. 臺灣詩 2. 詩評 3. 清代

863.51

101020088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著 者：余育婷

出 版：稻鄉出版社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紘億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38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I S B N：978-986-6078-22-4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曾獲國立臺灣文學館
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
謹此致謝

自序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原是我在2011年7月完成的博士論文。當時通過學位考試後，曾依照口試委員的寶貴意見，增補許多論述。而今，重新審視自己的博士論文，並依據稻鄉出版社的匿名外審審查意見，重作修訂增補，期使本書的幾個論點能更清楚詳盡。不過，在這裡我還是想要再次說明「想像的系譜」與「模糊認識」。

由於「想像」容易使人聯想到「虛構」，因此，「想像的系譜」有可能會導致讀者的誤解，以為書中所建構的詩歌知識系譜，是出於我的想像。然而，詩歌知識系譜的形成與建立，都有其脈絡可尋，不可能憑空想像。事實上，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系譜的建構，是我從一堆零散、龐雜的資料中，一一羅列出來再加以整合歸納，並以「體用論」、「創作論」、「審美論」等標題分門別類，使這些零散的資料，能以一清楚而有條理的面目呈現出來，也使讀者閱讀時更容易理解其中的論述脈絡。之所以定名「想像的系譜」，為的是呈顯我難以避免的主觀意識。因為清代臺灣並沒有詩話專著，清代臺灣文人也沒有明白交代他們的詩歌觀是什麼，我只能從以詩論詩的「論詩詩」，並配合個人詩文集的序跋評語，來探討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是如何生成，藉由「如何生成」的回溯觀察，揭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各種面貌。正因為論詩詩的本身，也是一首詩，詩的多義性，使詩歌有多重詮釋空間，而非只有單一的解釋。儘管我已極力客觀論述，但論述過程難免有我的主觀成分，這個主觀成分的存在，並非我刻意如此，而是難

以避免，因此，方以「想像的系譜」作為本書的主標。

過去臺灣古典詩的研究，多半強調史料價值或在地特色，而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便是臺灣古典詩除了以詩證史外，還有什麼價值？這個問題其實是尖銳的，可是提問的背後大多又帶著善意，因為師長朋友是基於關心的立場，才出聲提醒我是否應該換個方向。儘管我最後沒有改變研究方向，但也開始思考：清代臺灣古典詩在臺灣文學史上應該如何定位？臺灣古典詩除了史料價值外，能否有美學意義？詩歌是一高度的文字藝術，如果臺灣古典詩有其美學特質，那麼這樣的美學特質，又對應出怎樣的文化審美意涵？面對內心的這些疑問，我在博士論文中試圖回應，因此從「詩歌如何構成的歷程」談起，提出「模糊認識」，先定位清代臺灣古典詩在整個臺灣文學史上的位置，再重新探討詩歌的美學意義，希望能說明臺灣古典詩除了史料價值外，還有更深一層的文化審美意涵。

然而，「模糊認識」在乍看之下，容易給人一種貶抑的感覺。但一如我再三強調的，所謂「模糊認識」絕非一種貶抑的概括，而是一個經過比較後的相對性說法。不論是與「清代中國」相比，或是與「日治臺灣」相對照，都能看出清代臺灣的詩歌確實還是處在一個學習、摸索的原始階段。不過，也正因為臺灣古典詩經歷過這個「模糊認識」的起始階段，臺灣文人才能在日治時期對「詩歌」有更清楚的認識。

在這裡，先要感謝指導教授黃美娥老師對我的啟發。從閱讀資料、製作表格、確定題目、擬定大綱，這中間經過幾次的大修改，尤其大綱更是重擬了好幾回才讓老師滿意。謝謝美娥老師開啓我一個新的研究視野，也給我很大的空間發揮，並且耐心等待我自己去找尋答案。另外，更要感謝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歐陽炯老師的鼓勵提攜，師恩一言難盡，點點滴滴，永難忘懷。兩位恩師

指導我的方式並不相同，但對我的關懷愛護卻是一樣的，這一切我銘記在心。

論文口考時，吳彩娥老師、廖振富老師、翁聖峰老師、侯雅文老師、王文顏老師惠賜許多寶貴意見，以及稻鄉出版社的兩位匿名外審審查意見，均讓我受益良多，在此致上誠摯謝意。當時這本博士論文，曾獲 2010 年臺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的獎助，對我來說，鼓勵的成分最多。

最後，感謝一路支持我的父母兄弟，以及耐心包容我的外子雋弘，人生是一條漫漫長路，你們的陪伴，是我最大的幸福。

余育婷 2012.8

目次

自序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材料	10
第三節 研究回顧	15
第四節 研究方法	25
第二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	35
第一節 儒學／書院教育的推動	36
第二節 方志藝文志的修纂	53
第三節 宦遊詩歌對清代臺灣文人的影響	66
小結：詩歌典律的形塑	85
第三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體用論	89
第一節 詩的本質	89
第二節 詩的功用	111
第三節 詩的象徵資本	125
小結：一個「模糊認識」的詩歌起始階段	134
第四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創作論	141
第一節 詩歌學問化的創作傾向	141
第二節 格調／性靈的相互影響	151
第三節 清代臺灣文人眼中的詩學典範	164
小結：缺乏具體詩法主張的創作態度	188
第五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審美論	191
第一節 「雅正美學」的評賞態度：詩歌典律對清代臺灣文人	

2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的影響.....	192
第二節 「清真趣」的詩歌美學觀：兼論園林文學的出現及其 意義.....	221
第三節 「以詩爲史」的書寫角度：寫實風格的產生	245
第四節 從「不分唐宋」到「詩學晚唐」：清代臺灣文人對唐宋 詩的審美態度	272
小結：詩歌美學觀的形成過程與象徵意義	293
第六章 結論.....	299
參考書目	31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康熙 22 年（1683），清帝國平定鄭氏在臺勢力，臺灣正式進入清領時期。此時的臺灣，是移民者的天堂，「文學」之於那群千辛萬苦來臺的移民而言，本是遙不可及的事。然而，當時間往後推移到乙未割臺的 1895 年，臺灣文風之盛，已不可同日而語。在清領臺灣的 212 年間，臺灣從文風不盛的移墾社會，轉變為一詩人輩出的海上島嶼，這其間「文學」的成長茁壯明顯可見，而這當中，詩歌更是此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學資產。正因如此，「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為何？」便成為一個受人矚目的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學界曾從幾個面向來回答：其一，挑選重要作家作品，深入剖析其人其詩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藉以管窺整體的臺灣古典詩歌發展概況。其二，依照時間順序，從康、雍、乾、嘉、道、咸、同、光等時期中，挑選某個階段為研究範疇，討論此期的文學概況，試圖呈顯某一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特色。其三、依據不同區域，進行區域文學研究，探討地方區域的歷時性發展，並挑選代表作家作品，以此析論區域文學的特徵何在。其四、針對臺灣古典詩歌中某一常見的主題，如風土、八景、民變、地理……等詩歌書寫，加以溯源並說明何以產生這類主題內容。¹上述不同的研究路徑，有時會對照出宦遊文人與

¹ 關於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詳見第三節研究回顧。

2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本土文人在詩歌書寫上的異同，以及對「臺灣」的認知程度，而結論亦使吾人得以一窺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樣態。

如今，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若要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勢必要跳脫原有的論述框架，才能挖掘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另一層面貌。在筆者個人的摸索中，發現試著從「知識論」（epistemology）的角度出發，以清代臺灣文人的視域為核心，藉由探討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歌？看待詩歌？進一步去理解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與發展，或可成為一個全新的思考向度。因為，清代臺灣本為一個移墾社會，從移墾社會過渡到文治社會，這當中最重要象徵指標是臺灣文人能詩者大增，正因臺灣文人的文學素養在清領時期中明顯提升，才有日治時期詩社林立的文學與社會現象出現。因此，探討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是如何養成，臺灣文人的學詩歷程、評賞觀點又是如何生成，便成為本書主要關注的基礎核心。

基於開展新的研究路徑、跳脫既有的論述框架這一思考點，筆者將致力於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系譜的考掘，以求能有不同的研究視野去觀察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循此，以下將分別說明「詩歌知識論」與「想像的系譜」的構思方向，並論述「為何」以及「如何」表述古典詩歌在清代臺灣的生成歷程。

一、詩歌知識論

知識論，原是西方哲學理論的重要一環，主要探討人如何去認識，以及認識的能力，認識的對象等。簡單來說，知識論「就是問我們怎麼認識到所要認識的東西。」²如將著重探討知識的

² 蔡錚雲，《另類哲學：現代社會的後現代文化》（臺北：邊城，2006），頁123。

本質、來源等問題的知識論，應用到詩歌研究上，則如何獲得詩歌知識、詩歌的本質是什麼、以及詩歌知識生成的種種面向，都將成為探討的對象。從清代臺灣文人所留下的詩作內容來看，可知清代臺灣文人對於作詩一事，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要求。但，以目前所見文獻資料來看，清代臺灣尚未出現任何關於詩學理論的具體論述，例如說詩話專著。不過，儘管清代臺灣文人沒有留下任何詩學理論的著述，這並不表示臺灣文人對於詩歌沒有任何認識。因此，從知識論的觀點出發，探討清代臺灣文人的學詩歷程，瞭解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如何作詩、又如何評詩，應有助於理解清代臺灣文人詩歌知識的生成過程。

由於知識論的核心是知識的本質、來源等問題，是以知識生產也成為重要的議題。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以知識生產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曾揭示知識與權力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傅柯的「考掘學」（archaeology）、「系譜學」（genealogy）等論述裡，可以看到「權力是一切意義生成的基點之一。」³無獨有偶地，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也從場域（field）、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位置（position）等概念，說明場域是一種權力關係，「文學創作乃是爭取文學場域中的『位置』（position），而創立風格與特色是場域內『佔位』（position-taking）的策略與爭奪象徵資本的手段。」⁴當場域建構、形塑出慣習的

³ 關於傅柯的「考掘學」（archaeology）、「系譜學」（genealogy）概念，參閱王德威，〈「考掘學」與「系譜學」——再論傅柯的歷史文化觀〉，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頁 39-66。

⁴ 王璦玲，〈重寫文學史——「經典性」重構與明清文學之新詮釋〉，收入王璦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1-18。關於布赫迪厄的場域（field）、慣習（habitus）等概念，參閱 Patrice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Pierre

同時，慣習也影響到每一個知識生產者的認知系統與品味愛好。由此來看，布赫迪厄對知識本質與知識生產的闡述，同樣強調了權力與知識之間的相互辯證。⁵傅柯與布赫迪厄對於知識與權力的論述，在方法論上給予筆者很大的啟發。不過，儘管傅柯和布赫迪厄都觀察到權力的複雜與重要，但知識和權力並不完全是一種循環論證的機械模式，關於這一點，布赫迪厄已有清楚說明。⁶因此，筆者在試圖建構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時，除留意權力與詩歌知識的勾連外，也將關注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論有何創新之處，以及這個文學創新所象徵的意義為何。

在中國，當詩歌來到「清代」這個時間點，已是一個很成熟的文類，不論是詩歌創作或詩歌理論，都有很傑出的成績。然而，在同一個時間點，對照臺灣的詩歌發展，明顯可以看出臺灣的詩歌仍處在一個學習與模仿的原始階段。由於清代臺灣文人是在清帝國所推動的文教建設下的場域中養成，是以要探討臺灣文人如何看待「詩歌」這一文類，首先，將追究臺灣詩歌知識是如何由中國移植到臺灣？當詩歌知識版圖形成後，又是如何在臺灣傳播

Bourdieu、Loïc Wacquant 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

⁵ 以「知識」為主題的研究，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論述僅是其中之一，其餘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孔恩（Thomas S. Kuhn）……等，亦有傑出貢獻。關於社會學與知識歷史的發展演變，參閱 Peter Burke 著、賈士衡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26-50。

⁶ 在針對「創新和能動作用的因素從何而來」的問題時，布赫迪厄曾進一步說明：「慣習不是宿命。由於慣習是歷史的產物，所以它是一個開放性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地強化，或是調整自己的結構。」換言之，「透過意識的覺醒，或者某種形式的『自我努力』，個人可以對他的性情傾向施加影響。」參閱 Pierre Bourdieu、Loïc Wacquant 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頁 205-210。

流通？最終是否構成某種詩歌典律與美學典範供臺灣文人學習？這些問題，雖僅是詩歌生成背景的探討，但實際上卻牽涉到文化美學的傳承，與知識權力的展演，是以必須細繹這詩歌知識網絡的流動脈絡，以及詩歌內容、題材、風格的表現方式，方能呈現「從中國到臺灣」這一單線的移植與傳播過程，究竟造成何種影響，以及這個影響開展出怎樣的詩歌生成面向。因為唯有當臺灣文人的知識養成後，屬於臺灣的詩歌知識論才有討論的空間。

不可否認的是，清代的詩學批評理論必然與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有所勾連，但在清代中國曾蔚為風潮的神韻說、格調說、肌理說、性靈說，乃至唐宋詩之爭，是否均對臺灣文人的詩歌認識產生影響？當這麼多詩學批評理論從中國傳入臺灣之際，是否還有「時間差」需要考量？如康熙時期大盛的神韻說，與被乾隆皇帝推崇的格調說，難道都可以在理論出現的同時，立即地傳入臺灣並影響臺人的書寫創作與審美觀感？關於這些詩歌知識的來源與本質問題，從清代臺灣文人的論詩詩來看，其對詩歌本質、功用的認識，說明了清代中國的詩學理論固然蓬勃發展，也對臺灣文人有一定的影響，但真正影響臺灣文人更深者，追根究柢仍是儒道思想以及清代重學的時代風氣。詩歌本有教化、抒情、酬酢等作用，這些作用基本上又與詩歌本質相互牽連，如將「詩歌」視為一種話語（discourse）置於「清代臺灣」這個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上，那麼「詩歌」的本質與功用，實決定詩歌知識體系的形成基礎，以及詩歌網絡的運作方式。

而當詩歌知識的來源與基礎得到初步的釐清後，接踵而來要探討的便是臺灣文人的創作態度與審美傾向。在臺灣文人接受詩歌知識，並認識詩歌的本質、功用後，其詩歌創作不免也受到時代風氣與前輩詩人的影響，究竟臺灣文人眼中的詩學典範為何？

審美標準又在哪裡？都值得進一步探究。在這當中，筆者也觀察到臺灣文人的創作與審美，固然有依循典範詩人或詩歌典律之處，但在臺灣文人的詩歌涵養逐漸普及的道咸時期，也出現了新的詩歌主題與美學實踐，如新竹鄭用錫、林占梅所帶起的園林文學，即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園林文學的出現，在臺灣詩史上意義非凡，對照過往的八景或空間書寫而言，「園林」是一個嶄新的題材，⁷而潛園與北郭園所帶出來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社群，意味著從宦遊文人手上拿回文學的主導權，代表著過去以宦遊文人為核心的主導時代已有轉變。這樣的創新與改變，如置於臺灣文學史上，是否可視為臺灣文人自我意識覺醒的一種象徵？如果可以，那麼這個詩歌發展脈絡又該如何梳理，才能透顯園林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事實上，從這些問題的生發，均已證明清代臺灣古典詩歌內容的豐富性，以及詩歌生成的多重性。在這裡，筆者除借用傅柯和布赫迪厄對知識與權力的思考觀點外，亦援引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的接受美學理論作為探討的切入點，期能瞭解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創作觀與詩歌審美論。

基於上述所提及的種種問題面向，本書所要探析的「詩歌知識論」，擬由詩歌體用論、創作論、審美論等面向展開爬梳、歸納與建構工作，首先考察詩歌知識的來源以及詩歌的本質、功用？繼而探索臺灣文人如何書寫詩歌？又如何評賞詩歌？換言之，在清帝國有秩序地推動文教建設下，臺灣文人是如何將來自中國的文學知識轉化成自我的範疇，並安置在臺灣古典詩歌的知

⁷ 郭令瑾曾撰〈清代臺灣園林詩人〉介紹鄭用錫與林占梅兩位詩人，文中已留意到臺灣園林詩的特殊性，而黃美娥更關注到園林詩以及園林背後的交遊網絡所帶來的影響性。參閱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9），頁281-283。

識系統中，以呈顯屬於臺灣特有的知識系譜，均是本書關注的焦點。

二、想像的系譜

本書「系譜」一詞，是從傅柯「系譜學」(genealogy)的理論觀點啟發而來。傅柯十分關注知識論這一議題，從知識論到知識考掘學的轉變，可以看到傅柯對於傳統知識論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意見。其批評傳統知識論乃是對一些話語的描述，而這些話語是在一個特定時刻內和在一種社會中，作為科學論述而發生作用、同時又作為科學論述而被制度化。傅柯指出知識史的研究目的，不在總結傳統知識的單線發展與追本溯源，而是探討知識形構中區別(division)和局限(limits)的問題，以及探索重建知識基礎的轉變過程。因此，傅柯的「系譜學」，並非試圖要去建構知識的正當產生過程，而是要追問「知識的生成過程」，唯有追溯「知識的生成過程」，才能瞭解知識如何參與權力運作策略的制訂過程，以及知識為統治關係制訂一系列規則、標準及規範的實際活動過程。⁸

傅柯這種「去中心」的系譜學觀點，對筆者最初構思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很具啟發性。尤其清代臺灣古典詩的發展，受中國文學影響至深，筆者絕對無意漠視中國對臺灣的種種影響，但若將詩歌起源於中國的事實，用以全盤論述臺灣古典詩的發展歷

⁸ 在傅柯的理論中，系譜學既是考掘學的修正，亦是其延伸。兩者對知識史的研究目的相同，但方法論則有所差異。參閱高宣揚，《後現代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頁268-333；王德威，〈「考掘學」與「宗譜學」——再論傅柯的歷史文化觀〉，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頁43、頁69-89。

程，那麼便很容易變成中國對臺灣古典詩的影響史，反而忽略「臺灣」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因此藉由探討「知識的生成過程」，而不是建構「知識的正當產生過程」，便是期望可以呈顯清代臺灣古典詩的主體性，並重新定位「清代臺灣」在整個臺灣文學史上的位置。正因清代臺灣的詩歌知識論，其實頗與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密切攸關，因此筆者將參酌傅柯系譜學的思考點，去追溯清代臺灣文學場域中知識、權力、主體相互辯證的複雜關係，以及這段詩歌知識是經歷了怎樣的生成歷程，才有今日所見到的詩歌面貌。

立基於此，筆者在嘗試建構詩歌知識論的同時，亦致力於探問清代臺灣古典詩歌是如何生成？以及為何如此發展演變？不過，一如傅柯在系譜學所指出的，要重現歷史的真實全貌有其困難性，任何的考掘與重建，都很難對某一時代或社會作面面俱到的描述。所以，雖然本書在撰寫之初，是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與方式，來回應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為何，但最終的研究成果，亦不可能是一面面俱到的論述，只不過是從追溯詩歌的生成歷程，一窺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幾種面向而已。

至於「想像」一詞，實際上指涉的是筆者直觀、直覺的感受。因為清代的臺灣詩壇仍處在原始的學習、摸索階段，在 1895 年以前尚無詩話專著出現，僅有鄭用鑑留下七則論詩的詩話文字，數量甚少，且其中一則〈讀李太白詩題後〉與王漁洋《分甘餘話》幾乎完全相同，顯見王漁洋的影響痕跡。⁹因此論述清代臺灣古

⁹ 就目前資料顯示，清代臺灣沒有詩話專著，故清代臺灣文人論詩時，多半是「以詩論詩」，罕見「以話論詩」，唯一例外者，是鄭用鑑。據詹雅能編校的《靜遠堂詩文鈔》，可以看到幾則詩話文字：〈讀李太白詩題後〉、〈讀杜子美集題後〉、〈讀白香山詩題後〉、〈讀劉賓客詩題後〉、〈蘇東坡詩集題後〉、〈陸放翁詩集題後〉、〈讀黃山谷集題後〉。這些文字多截選前人佳句加以評論，體裁與詩話無異，可惜只有少數